

乡  
居  
文  
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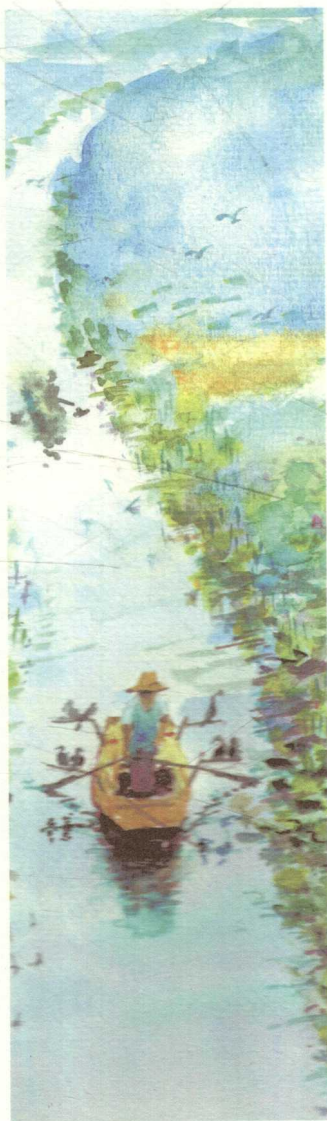
路景涛——主 编

草白 小麦 等著

渔 猎

消逝的

渔 歌



SHIYI PRESS  
出版社

文丛 | 乡居

路景涛 | 主编

渔猎

消逝的  
渔歌

草白  
小麦  
等著

渔猎：消逝的渔歌

YULIE: XIAOSHI DE YUGE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渔猎：消逝的渔歌 / 草白等著. —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8.9

（乡居文丛 / 路景涛主编）

ISBN 978-7-5598-1174-5

I. ①渔… II. ①草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 203699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4）  
网址：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：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（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通州园金桥科技产业基地  
环宇路 6 号 邮政编码：100076）

开本：787 mm × 1 092 mm 1/32

印张：6.625 字数：115 千字

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 001~6 000 册 定价：49.8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# 目 录

---

## 卷一 纪录 | 寻访白洋淀渔人

|    |       |
|----|-------|
| 出游 | • 003 |
| 冰床 | • 005 |
| 寻访 | • 008 |
| 捕鱼 | • 013 |
| 英雄 | • 018 |
| 远古 | • 021 |
| 夏天 | • 024 |
| 古船 | • 026 |
| 诗人 | • 029 |
| 飞地 | • 033 |

## 卷二 纵览 | 白洋淀的渔歌

- 鱼虾家族 · 041
- 消失的鱼们 · 046
- 渔歌袅袅 · 051

## 卷三 技艺 | 渔猎谱

- 一网乡愁的鱼 · 057
- 带钢叉的小嘎子 · 066
- 钓一片白洋淀的雪 · 072
- 诸葛亮的迷魂阵 · 085
- 孤独的捕手与声势浩大的围猎 · 095
- 捕小鱼小虾的网 · 105
- 最后的鱼鹰捕鱼 · 109

## 卷四 亲历 | 一个人的渔猎记忆

- 巧布迷魂阵 · 117
- 捕蟹三法 · 120
- 叉黑鱼窝 · 123
- 放鹰世家 · 131
- 鱼迷花篮 · 141

|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|
| 拉大便    | • 145 |
| 车旮晃的奇遇 | • 149 |
| 淘埝子    | • 155 |
| 下卡     | • 159 |
| 捞清网    | • 164 |
| 下虾盘    | • 168 |
| 猎捕鸟禽   | • 171 |

## 卷五 访谈 | 贾慧献：追故乡的人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每一条褶皱都藏着生活的智慧 | • 181 |
| 太行山长大的孩子      | • 185 |
| 重新发现乡土的价值     | • 187 |
| 访谈录           | • 192 |

纪录 | 寻访白洋淀渔人



(文|草白)

诗人休斯在《黑人谈河流》一诗中写道：“我了解河流／我了解和世界一样古老的河流／比人类血管中血液之流更古老。”

在干旱的华北平原，拥有三百多平方公里水域的白洋淀几乎是个奇迹。它把人、自然和岁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在未来岁月里，将会有更多的人抵达白洋淀，寻找精神上的飞地——一个无限的可以自由生长的空间。



## · 出游

我很早就知道白洋淀。在孙犁先生笔下，那片水域弥漫着传奇色彩。特殊年代里华北人民的勇敢、智慧与血性，至今仍留在文字世界里，留在那片波光荡漾的芦苇丛中。

因为“白洋淀”这个亲切而熟悉的地名，来冀中平原之前，我脑海里就不时闪现许多画面，纷乱而模糊。

“芦花开的时候，远远望去，黄绿的芦苇上好像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。风一吹，鹅毛般的苇絮就飘飘悠悠地飞起来，把这几十家小房屋都罩在柔软的芦花里。”

这是《小英雄雨来》中的句子。雨来，一个顽皮、勇敢的男孩，遥远童年时代的伙伴，在书本里天天与我见面的人。他从芦苇丛中露出小脑袋，他没有死。原来，他趁着敌人慌乱开枪的间隙，跳入水里，钻进了芦苇丛中。

——这不是孙犁先生的文字，而是作家管桦的作品。我从那篇课文里第一次知道一种叫作“补叙”的写作手法。

童年过去很久之后——这个初春的黄昏，我首次踏上冀中平原，心头萦绕着一种恍惚之感，好像此行是对我遥远童



年生活的“补叙”，是记忆与现实的美妙衔接。

车窗外，春天的冀中平原冷意依旧，高耸的杨树列队如兵阵，枝干瘦削，树形挺拔，还未吐露芳华。田野里却有星星点点的绿意正在萌生，黄绿相间，绿色部分日渐扩大，迟早要成覆盖之势。昏暗的光线里，平原深阔而寂静，暗黄与浅绿彼此辉映，远远出现的田埂上的树，孤单的几株，舒展的身姿，给人以美和震撼。

一个声音告诉我，这就是冀中平原的白洋淀地区，可我还没有看见水和黄绿的芦苇丛，也没有看见书本上的英雄人物。一些房屋隐在田野后面，露出隐约的灰色与褐色的轮廓，有一种北方初春的清冷感。

有一刹那，我似乎听到咿咿呀呀的船桨划开水面的声响，浩荡的苇叶摇晃着发出哗啦声，水鸟迎风飞向春和景明的白洋淀湖面。

## ·冰床

淀，指浅的湖泊。白洋淀，位于河北省中部，由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淀泊组成，是河北省最大的湖泊。它不同于南方的湖泊，也与北方的人工水库迥异。它是独特的。其中沟壕纵横，园田点缀其间，淀内水村宛如小岛，停立淀上。

春天芦芽吐翠，夏日红莲绿苇，秋时芦花飞舞，冬至坚冰如玉。

一切美景皆发生在湖上，在晃荡的水波里。

《诗经·卫风》有句：“谁谓河广？一苇杭之。”这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关于渡河的记录。既有湖，便要有船。白洋淀船始于何时，因年代久远已无法考证。能确定的是，大批船只集中出现在白洋淀始于北宋。

据《圈头乡志》记载，宋太平兴国六年，六宅使何承矩、宋将杨延昭治理白洋淀和镇守边关时，大搞“塘泺防线”，其工程浩大，“发诸镇兵一万八千人给其役”，并设哨所一百二十五处，“戍率了千人乘船百艘往来巡逻”，可见当时白洋淀船只数量之多。

古白洋淀源于古黄河，又濒临渤海。洪水滔滔，川流不息。司马迁《史记·河渠书》中记述了大禹治水“陆上乘车，水上乘船，疏引黄河，到大陆泽，分为九河，又会合为逆河，流入渤海”的史实。白洋淀周边发掘的商周、战国和汉文化遗址，都可证明人类早期就在这一带活动，且借助舟船等工具。

史书记载，白洋淀的船很特别。中国北方各地的船只，都与此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如果要细分，白洋淀的船大致可分为：运、舱、排、舫、渡、旅等。在铁船出现之前，

造船材料以木料为主，且用料讲究，主要是红松、白松、槐木等。

其中，让我最感兴趣的是一种叫“冰床”的船。当北国大地冰封雪飘，冬天的白洋淀结了冰，沟壑纵横。这时候，冰床出现了。

《圈头乡志》详尽地记载了这种水上运输工具。它的形状像梯子，由两块长方木、五根横木、两根铁条组成。两块长方木各宽约两寸，长约六尺，高约三寸。五根横木各长约一尺六寸，宽扁形，两块长方木榫卯相接。最后将两根铁条镶嵌于两块长方木下。人立于冰床后，用挽子<sup>①</sup>驱动。

看志书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缓慢地浮现出一个个画面。冬天的白洋淀湖面结了冰，芦苇上挂着霜花，梦幻而安宁。寒冷使得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阳光照在冰面上，显得异常迷离，给人一种油画般斑驳陆离的美感。冰下有残荷、芦苇枯枝以及断裂的水草。人在冰上走，冰床载着芦苇秆在上面滑行，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想必与陆上行走、水上行舟都不同吧。

我们来时，淀上河水冷冽依旧，可冰面早已融化，冰床也已束之高阁。孙犁曾在短篇小说《嘱咐》里详细描写过这种交通工具。某个冰天雪地的日子，一个叫水生的战士趁着

<sup>①</sup>挽子：当地方言，套在冰床上用以拉冰床的器具。

战斗间隙回家看望家人。他的妻子就是用这种交通工具，将他再次送往战争前线。

“她轻轻地跳上冰床子后尾，像一只雨后的蜻蜓爬上草叶。轻轻用竿子向后一点，冰床子前进了。大雾笼罩着水淀，只有眼前几丈远的冰道可以望见。河两岸残留的芦苇上的霜花飒飒飘落，人的衣服上立时变成银白色。她用一块长的黑布紧紧把头发包住，冰床像飞一样前进，好像离开了冰面行走。她的围巾的两头飘到后面去，风正从她的前面吹来。她连撑几竿，然后直起身子来向水生一笑。她的脸冻得通红，嘴里却冒着热气。小小的冰床像离开了强弩的箭，摧起的冰屑，在它前面打起团团的旋花。”

——那大概是一种类似于梦幻的感觉吧。

## · 寻访

2018年3月18日上午，我们驱车来到圈头乡圈头村。就在一年之前，这个原属于安新县的村庄，如今已属于举世瞩目的雄安新区。这里也是三百多平方公里白洋淀水域的中心。圈头，顾名思义，就如一个圆圈中的核心。若以此为出发点，有水路航道八条，可谓四通八达。

在未通陆路之前，这里几百年来都是孤岛。人们以捕鱼、



织席为生，在水上生老病死。祖宗的遗骸就埋在自家苇田里，微微隆起的小土丘，没有标志性墓碑，哪一年湖水漫上一点，便抹去一点。

不用说，这里人们的出行工具便是船。若一户人家只有一艘船，这船又恰巧出了门，便要等。可能一等便是一两天。这些居住在水上村庄里的人，很小就会划船。划船就像吃饭睡觉一样稀松平常。

在圈头村码头，我们遇见了夏俊英老人。这个土生土长的白洋淀人，小时候捕过鱼，成年后去天津谋生，十几年前再回故里。如今，他不是渔人，却以一艘小机船载游客去往白洋淀各处水域观光览胜。

“你们来得太早啦，应该四五月份来，六七月份也行，那时候，苇子绿了，荷花开了，河面上香喷喷啊。冬天来也好咧。锯开冰层，捕大鱼。好家伙，最大的鲤鱼有三四十斤重呢。”

小机船慢吞吞地启动后，果断地分开水面，往白洋淀深处滑行而去。夏师傅眯着眼睛，以天津口音的普通话热烈地与我们絮叨着。黝黑的脸颊上不时地有回忆所带来的惊喜之色掠过，又淡淡地任其远去。

船行水面，拨开两边清冷、深褐的湖水，莽莽苍苍的芦苇丛在不远处与天空相接。芦花与苇叶此刻仍是枯萎色，偶



有同色调的杨树屹立其后，与水色、天空和谐地互相映衬着，色彩层次饱满而丰富，给人一种内心的冷静感，却绝不感到枯索。

在船行白洋淀水域之前，我们寻访了圈头村村民张国振。这位白洋淀民俗文化研究第一人，住在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里。他显得寡言，即使谈及自己热爱的事业也是以淡淡的口吻出之，似乎不愿深谈。其中有一席话却让我印象深刻。他说，相比旱区，人们对水区的了解永远是不够的。白洋淀的一切都与外面不同，一年四季的概念不同，生长方式也不同。

“除了冬天那几个月湖上结冰，一年中其他时候，你无法用脚步去丈量那些地方。几百年来，这里都是孤岛。”

那一刻，脑海里盘桓不去的是孤岛的形象：白茫茫的水，芦苇荡，荷花荷叶残梗，还有穿梭其中的捕鱼船。

对于白洋淀人来说，眼前这位清瘦的老人身上有着煌煌的功勋。

功勋如下：费十七年心血研究民俗文化，先后将安新丧葬习俗、圈头村面塑、马家寨造船等十项民俗及传统技艺成功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；将具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圈头村音乐会用乐谱与音像的形式保存下来，从而使其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